

鳳凰樹文學獎現代散文首獎

待

中文系102級 孫中文

父親決定趁房價未跌之前把這間老房子賣了。

那時他聽到後，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，只是應了聲，繼續把注意力放在電腦上，MSN叮叮咚咚的，他正和女友討論明天的約會。倒是母親有些不捨，老一邊將雜物裝箱裝袋，一邊卻叨唸著。但要算反應激烈，是他的兩個姑姑，從年夜飯到現在，每兩三天就打電話要父親回心轉意。

他們家是老式的小透天厝，一樓是客廳、廚房，二樓是主臥室和另一間房間，三樓則是頂樓加蓋成的倉庫，是他早已逝世的祖父蓋的，當時還是這一帶最醒目的建築。但久經歲月風雨，已經到了輕刮水泥牆壁都會散落粉塵的陳舊程度。

所以倒也不是父親不通人情，而是很現實的考量，一方面房子是真的舊了，一方面是房裡也時常沒人。父母經常出差，上海香港一去就是半個月，內地也買了新房等著他們入住。而兩個姑姑嫁作人婦，一年一次的回娘家算是她們和房子最親密的聯繫了。

至於他自己也早已上大學，學校離家不遠他卻固執地要求外宿，他認為這是一種時髦的經驗，雙親倒覺得這不啻是一種學習獨立的方式，便也允諾他的要求。

於是，這間房子還剩下些什麼呢？

他在搬家的前一天獨自待在陽臺上抽著煙，靜靜地想著。他的東西簡單，泰半已打包好搬進宿舍，多年來他一如租客，上課補習回家，如此而已，輕薄的行李彷彿是他對這間老屋的情份。他倒是怨懟從前雙親的忙碌，讓他童年草草度過，那時的他稱不上快樂，也算不上悲傷，彷彿就這樣了。

傍晚的巷弄走過稀落的人群，泰半是老人家，這景象讓他似曾相識，於是他這才想起這個陽臺陪他度過，多少期盼的黃昏。

是啊，或許鄰居們都記得，在十多年前，每當下午五點半，便有個小男孩守在這老屋的陽臺等著他的爸媽歸來。

他隨即閉上眼，彷彿害怕這日薄西山的殘光，會照進他心裡太幽微的一塊秘密基地。

撲滿

他從七歲的時候就發現自己擁有一項的超能力，來讓他渡過每一個孤獨無趣的時光。

每天清晨七點，他都被鐵門便轟然關上的聲音給吵醒，無須定下鬧鐘，那是一種近乎天體運轉的規律。

初初他會立刻起身，用最快的速度跑到門後，哭哭啼啼的喊著爸媽，並透著鐵門上的貓眼，想窺得那一雙匆忙的背影。是故從一早起，他便開始期待黃昏，並相信早晨是一種罪惡。但不久後，他卻習慣了離去時的那聲彷彿再見的巨響，只是睜開眼、翻身、再闔上眼，繼續睡著，他不想多費力氣來目送車子駛離後留下的烏煙瘴氣。

起床後，他便把桌上的奶茶喝得一滴不

剩，而將早已乾硬如鵝卵石的飯糰棄置一旁，扭開電視看著晨間新聞讓他覺得自己像是個懂事的大人，但往往幾分鐘之後便會索然無味的轉臺。

是故他喜歡在後院渡過整個上午，嘴裡啃著一顆蘋果，在花圃之間尋些什麼有趣的事物，吃完後蘋果後就把果核深埋土裡，希望光禿的花盆長出一棵茂密的果實累累。

偶爾，他使用熱水機的滾水，做一些像布丁之類的簡單食物，水滾之後放進布丁粉，攪拌後放涼等待凝結。但他總是因為太心急，還沒完全凝固就急著用手指觸摸，布丁上便都是一個個坑疤。但他從沒告訴其他人，那種和布丁融為一體的感覺是如何奇妙。

到了下午他便會看著卡通影片，手中握著爸媽留給他的三個十塊錢的硬幣。隨著卡通裡的英雄遭遇危難、逆境最終化險為夷，那三枚銅板便在他的掌心互相摩擦，嘎嘎作響，直到指間發出了銅臭味，他才投進那一隻豬公撲滿，換幾聲鏗鏘。

他不時的把撲滿抱起來搖晃，聽聽裡頭的清脆。但有天他發現撲滿太重，卻仍使勁的想要把撲滿舉起來，只是他的力氣無法負荷，撲滿便往地下一掉。豬公瞬時四分五裂，一個個晶亮的硬幣散落一地。

後來他把那些零錢拿去兌換成鈔票，三千塊，恰好等於他一百個日子的等待。

少女情懷

他時常在二樓閒晃，但那僅止於他和父母同住的主臥室，另外一間房間他則沒有機會進去過，那是他兩個姑姑出嫁前的閨房。那房是

上了鎖的，靜靜處在長廊的另一頭，是即使白天也陽光不到的區域。他始終覺得那裡很是神祕。

後來有天他發現那種門鎖，只要用銅板就可以輕易開啟，他興奮地像是發現一顆新行星似的，拿起一枚硬幣，就像是握住了方向盤，通過幽暝的宇宙航程。

窺探黑暗使他感覺刺激，他信任手的觸覺，和遠方那道微弱又帶著塵埃的光。微熹之中他輕啟了房門，伸手探了探開關，但燈光彷彿不願打擾似的繼續他的沈睡，他於是向前撥開窗簾，接引第一道明亮探照房裡，喚醒這顆沈睡的星。

裡頭雜物滿放，一箱箱紙箱堆在桌上，卻乾淨非常，彷彿終年有人長居於此。他隨意拿了個紙箱跳上大床，打開一一細數裡頭的物件，像是替姑姑們緬懷青春。於是，他翻出一張張泛黃的照片，一窺以往父親姑姑們的面貌；擦拭一把發了鏽的蝴蝶牌口琴，只是吹不出成調的曲子；逐字朗誦姑姑的獎狀，從「查鄭秀華」到「特予證明」……

爾後他自一堆零件中抬起頭，因試圖想修好一臺已經故障的收音機，但卻不成只好作罷。但此時，他看見矗立在一旁、彷彿隱藏著更多秘密在裡頭的衣櫃，一如在一個星球裡又發現另一個神祕的宇宙。

開啟了衣櫃門，裡頭一件件的裙衫讓他有些眼花撩亂，他情不自禁的趨前拿起一件連身長裙，並在身上來回比劃，又多拿了一件牙白色的襯衫想套量大小，裡頭的衣服像是取不盡似的供應著，他便一一的拿起。瞬時，他彷彿可以體會到女孩購衣的樂趣，那種無盡藏的嘗試真會讓人上癮。

最後，他揀了一套他最滿意的打扮，一套有著絲袖的蜜膚色連身裙，即使頂上的小平頭與之如此不搭嘎，他仍樂不可支的在鏡子前轉圈跳著舞。

轉身迴旋之間，他聞到了一股味道，不是霉味，也不是人工芳香劑，那是一種衣櫃特有的陳年木頭香，像是一則古老的傳奇。

藝術天份

每次他看完電視的做菜節目，總覺得那些煎煮炒炸是如此簡單，每每母親下廚之時，他都在一旁想要幫忙，卻老被喝斥，心中很是沒趣。

這日，他決定趁白天家裡沒人，為自己做一頓豐盛的午餐。

他的第一道料理是奶香煎蛋，材料很簡單，是他昨天深夜重播烹飪節目時學會的。他一手拿著潦草速寫的簡易作法，一邊開了冰箱翻找食材，三顆雞蛋和牛奶。

雞蛋該先打散，拿起蛋敲打瓦斯爐的邊緣，小心翼翼製造出一個細碎的裂縫，接著沿著裂痕使力，一顆完美的蛋便掉入鍋中，橙黃的蛋黃剔透的蛋白，一點也沒帶蛋殼。等到三顆雞蛋都進了碗裡，他便開始使勁的攪拌，並添加一些牛奶，讓它變成一碗淺淺的黃。

他知道自己不喜歡吃太油，於是決定只放一些些沙拉油，想讓今天的午餐清爽些。爾後，他開了火，把蛋液徐徐倒入鍋裡，逼剝逼剝的熱油簇著蛋液，散成一團溫柔的暈黃，這讓他想起自己在畫紙上畫的太陽，永遠是不刺眼的和煦。

他隨即把瓦斯轉成大火，讓鍋裡的反應更

加熱烈，然後拿起大鏟，即使也沒打算翻攪，但儼然自己就是個大廚了。他閉起眼睛，聞著蛋香混著油煙的味道，他突然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希爾頓還是凱薩飯店的廚房，明亮潔淨的流理臺，外頭還有慕名來飢腸轆轆的客人。而他則身在其間，指揮著助手拿醬端碗切蔥拍蒜的，一副泰然自若，老神在在。

只是倏忽，鼻間卻傳來一陣焦味，睜眼看見眼前的陣陣白煙，知道事有蹊蹺。他急急關上火，第一個反應便是丟進水槽，並注入自來水，一陣水汽蒸騰而上。方才的大廚美夢瞬間雲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殘局。

他待水汽散去，乖乖的上前倒進洗碗精搓起大量的皂泡，準備收拾，但在搓洗的時刻，卻赫然發現鍋裡的景象又是一番風景。焦黑的、淺黃的、嫩白的，還有那沉甸甸鍋底的金屬色澤，配上顆顆閃著光彩的泡泡，像是一尺畫布，斑斕得很。

霎時間，他突然又覺得自己很適合當個畫家，以前幼稚園的畫畫比賽他是全班第一，老師雙親都以他為傲，說他是如此的富有天份。

想到著他又開心了起來，一邊吹著口哨，一邊洗著碗。

紅光

他對這屋子最深的記憶是一灘血，源自母親身上的。

但其實母親沒有死，那晚在以死相逼的劇碼落幕後，他的父親展現難得的著急和溫柔，立刻叫了救護車，陪同手腕不斷冒血的母親一路趕去醫院。

大門深鎖後，整個夜晚便是他一個人了。而他一個人蹲在客廳的地板上，以一種被遺忘的蜷曲姿態，盯著那灘血，任一室的寂靜和空曠輕柔地把他擁住。

他從未夜晚獨自待在家裡過，相比白天時的陽光屋前屋後的透進，沒了人聲的黑夜倒顯得詭異非常，他突然想念起母親父親夜夜的大小聲，吵薪水、吵車貸、吵工作，臨睡前的叨叨絮絮卻讓他安穩入眠，彼時靜謐黑暗的屋子卻讓他很不習慣。

他聽過很多鬼故事，害怕著暗處彷彿藏匿什麼，一點動作就讓他跌落冥間，於是他始終盯著地板上的那灘血，不發一語。但想像力作祟讓血漬在他眼前開始擴散，一如浪潮，無止盡的染紅了地板，像要把他淹沒，他害怕的直發抖，有那麼一瞬間他很想尖叫並拔腿狂奔，但卻又怕此舉會招惹暗處的那些鬼靈。

爾後他抬起頭，卻發現是神龕上的假蠟燭燈閃著熒熒紅光，把地板映照得一片殷紅，頓時他突然間懼意一掃而空，彷彿列祖列宗都正在一旁照看著他、庇佑著他。而此時屋外也傳來機車呼嘯的聲音和臭豆腐小販的叫賣聲，這讓他彷若回到人間，現實的介入讓他不再害怕，反而覺得那一片火光如此絢爛，甚至有些溫暖。

恐懼消失後的他開始嘲笑自己的膽小，隨即像是想證明什麼似的，他走向了黑影深邃之處。但突然巷口一陣狗吠響起，讓他嚇得驚叫連連，他隨即退了步，走回神龕旁，彷彿在紅光的照射範圍內他才能感覺到安全。

於是那一夜，他躺在沙發上昏沉入睡，以一個沉穩靜定的睡姿。在紅光照耀之下讓他感

到心安，而睡得更香甜了，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被遺忘。

等待

他們搬家兩年了，但房子還沒有賣出去。

退伍後，他仍舊生活在同一個城市，仍舊在外頭租房子。父母定居大陸，姑姑們偶爾會來電關心他，他每天生活便是朝九晚五。一個普通的上班族，一成不變的生活讓他平穩如死水不去回憶任何過往。

他不曾回去看那間房子，他覺得不需要，也沒必要，它的意義在哪，他自認為還沒找到。於是他刻意遺忘似的，像是封印一處地窖，裡頭究竟是釀造還是爛掉，他都不去想。

然而，在一個盛夏的黃昏，提早結束業務的他，卻騎了機車繞路去看那間房子，像是受到了召喚似的。

房子和他印象中一模一樣，黃昏、巷弄、老人家，陳舊地矗立。唯一不同的是房仲的廣告高高地掛著，專員的一串電話號碼已蒙上了層灰。

他佇立許久後便決定要離開，深怕繼續久待，會觸碰了心裡的一處幽微。只是在轉身之時，他似乎卻聽見有門窗打開的聲音。他回過頭，看見二樓陽臺上佇立了一個小男孩，理著小平頭。那男孩咧著嘴，天真地朝他一笑，並輕聲問道：「你回來啦？」

